

移居印度的傣族后裔阿洪姆人的历史文化变迁

何平

(云南大学 民族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今天居住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一带的阿洪姆人的祖先, 是 13 世纪以后从中国云南德宏一带地区迁过去的傣族, 他们的先民辗转迁徙到今天的印度东北部地区以后, 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叫做“勐顿孙罕”的王国并统治了当地。这些傣族移民的后裔后来被当地人称为阿洪姆人。在他们统治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同时, 他们也逐渐接受了印度教和当地的语言, 文化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关键词: 印度; 傣族后裔; 阿洪姆人; 历史文化变迁

印度东北部与缅甸和中国接壤的地区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地区, 在当地的民族中, 有一支被称为阿洪姆人 (Ahom) 的民族群体。阿洪姆人主要居住在阿萨姆邦一带, 虽然现在他们已经“印度化”了, 但是, 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研究表明, 他们是傣族移民的后裔。因此, 人们有时候又把他们叫做“傣 (泰) 阿洪姆人 (Tai-Ahoms)”。关于阿洪姆人的历史和他们目前的状况, 在国际“泰学”界, 阿洪姆人的研究早已成为了一个热点。此前, 我曾经对阿洪姆人的来源、迁徙以及他们后来在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发展演变进行过一些探讨,^[1] 本文将结合一些新近收集到的资料, 进一步对阿洪姆人的历史文化变迁作一个更为系统的论述。

—

关于阿洪姆人的来源, 过去曾经有许多学者进行过探索, 但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近年来, 随着国际泰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关于阿洪姆人的资料也不断发掘出来, 阿洪姆人的早期历史才开始变得清晰起来。许多资料表明, 今天居住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一带的阿洪姆人的祖先, 是从中国云南德宏一带地区迁过去的傣族, 今天的阿洪姆人是云南德宏傣族移民的后裔。

虽然中国的汉文史籍很早就记载了分布在云南边境一带的傣族及境外缅甸的傣族 (掸族) 的一些情况, 但对于这个民族群体中的一部分人的迁徙情况, 汉文史籍却没有明确可靠的记载。因此, 研究阿洪姆人的来源及其后来的历史, 主要是依靠阿洪姆人自己保留下来的一些编年史和其他有关文献。阿洪姆人移居印度以后, 通过一代代口传保留了大量的编年史和传说, 后来又被一些人专门加以整理成册, 有一些人后来还返回中缅边境傣掸民族地区去收集他们的历史。现今保留在阿洪姆人手中的编年史和其他有关文献, 有一些年代较早的是用他们早先使用的傣文书写的, 由于后来阿洪姆人逐渐接受了印度东北部地区阿萨姆邦的语言和文字, 年代较晚的一些编年史和其他文献是用阿萨姆文书写的, 还有一些则是用傣 (掸) 文与阿萨姆混合文书写的。这些不同年代、不同版本、不同文字的关于阿洪姆人传说和历史的文献在当地被通称为“布兰吉” (Buranji)。据称, 目前在印度东北部地区收集到的有关阿洪姆人传说和历史的各类文献已有 150 种左右。^{[2] (P368)}

根据这些“布兰吉”的记载, 阿洪姆人的始祖是天神楞东 (Leng Don) 派往下界的两个儿子坤龙 (Khun Lung) 和坤莱 (Khun Lai), 二人顺着黄金梯子从天上下来, 来到一个叫做“勐丽勐兰” (Mong Ri

收稿日期: 2008-12-25

作者简介: 何平 (1956-), 男,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暨民族研究院教授。本文系 200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南亚民族史》(项目批准号: 07BSS009) 前期研究内容之一。

Mong Ram)的地方,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于是就在当地建国,成了当地的统治者。^{[21](P368)}

虽然这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传说故事,但许多学者认为这个�事中提到的“勐丽勐兰”是一个真实地名,并且就是阿洪姆人的发源地。那么,“勐丽勐兰”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有人认为是 在湄公河沿岸某地。^{[3](P231)}还有的学者进一步断定是在泰国清迈府的勐拉(Mong La),^{[4](P260)}有一位名叫帕德梅斯瓦尔·果果依的印度学者则认为,勐丽勐兰是在中国云南西双版纳一带。^{[5](P131)}另一些印度学者则认为勐丽勐兰在云南瑞丽江一带。^{[9](P146,367)}我国学者方国瑜先生在分析一篇涉及云南傣族的境外“大泰”文献中提到的勐丽勐兰这一地名时,也认为是在云南瑞丽江一带。^{[7](P28)}

勐丽勐兰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查专门研究中緬边境地区傣掸民族历史的西方学者 N. 埃里亚斯的《上緬甸及云南西部掸族历史概述》一书,得知其引述的一段关于勐卯的历史传说也曾记载说,勐卯的创始人是从天上顺黄金梯下来的两兄弟坤龙(Khun Lung)和坤莱(Khun Lai)中的弟弟坤莱。^{[8](P11)}而緬甸掸族学者芒莱根据一部译成英文的中緬边境地区流传的傣掸文史籍《勐卯的故事》也提出勐卯的创建者叫坤莱(Khun Lai)。^{[9](P2)}从这两段关于勐卯的传说与印度东北部阿洪姆人传说中的始祖的相同名字和相似情节来看,阿洪姆人的来源应与勐卯有关。而勐卯就是今瑞丽江一带。

另外,印度阿洪姆人保留的许多“布兰吉”都记载说,他们的先人是在一位名叫“昭龙苏卡法”(Chaulung Sukapha)又叫“苏卡法”,“昭龙”为“大王”之意引者)的率领下迁来的。从什么地方迁来的呢?印度东北部地区高哈提大学历史与考古系的学者耶·洪·布拉哥哈因女士根据该系收藏的一份阿洪姆人的“布兰吉”研究后认为,这位昭龙苏卡法的外祖父是“卯龙”(Mao Lung)的统治者,昭龙苏卡法是由其外祖母在一个叫做“艮生卯龙”(Keng Seng Mao Lung)的地方抚养大的。昭龙苏卡法长大后,统治了艮生卯龙,后于公元 1215 年离开了艮生卯龙。离开之初,昭龙苏卡法先到他父亲统治的王国“勐卡勐雅”(Mongkhamongya),从那儿带走了 3000 口铜锅(一口锅可煮供 3 人吃的饭)、2 头大象、300 匹马,然后到了勐卯。最后,从勐卯经户拱(Hukong 在今緬北)辗转到了印度东北部。^{[10](P18)}

这份阿洪姆人史籍中提到的“艮生卯龙”等一些地名到底在今天什么地方已很难考证,但其中一些地名在我国云南德宏傣族的史籍中也有记载,如“勐卡勐雅”等。据杨永生先生在汉译德宏傣族史籍《勐果占壁

及勐卯古代诸王史》一书中的注释,勐卡勐雅即在今云南保山昌宁的柯街、大塘一带。^{[11](P18)}昭龙苏卡法在西迁之前,从他父亲统治的勐卡勐雅又到了勐卯即瑞丽江一带,说明其最初活动的范围是在云南境内。

一些阿洪姆人的编年史中还提到了一个叫做“勐提拉”(Mong Thila)或“毗提拉”(Bi-Thi-La)的地方。许多学者认为,勐提拉或毗提拉就是“密提拉”(Mithila),而“密提拉”则是印度佛经中对云南的称呼。^{[12](P259,260)}据一份阿洪姆人的史籍记载,“勐提拉”最初的国王名叫登罕(Then-Kham),后来该国由一位叫做帕苗蓬(Pa-Meo-Pung)的人统治。当那位率阿洪姆人西迁的苏卡法(即昭龙苏卡法)的父亲昭昌纽(Chao Chang-Nyeu)从勐丽勐兰迁往艮生卯龙时,途经勐卡勐雅和勐帕勐焕(Mong Pa Mong Khwan),在最后抵达艮生卯龙时,统治“勐提拉”的帕苗蓬就叫他留在那儿。后来,“勐提拉”王帕苗蓬将其妹妹囊勐帕罕森(Nang Mong Blak Kham Seng)许给了昭昌纽,两人结合后,生下了苏卡法。^{[12](P529)}

从这段记载来看,苏卡法的舅舅帕苗蓬统治着“勐提拉”即云南(应系指靠近云南内地的傣族地方,而不是云南全省),而苏卡法的父亲昭昌纽是从勐丽勐兰迁到艮生卯龙的。艮生卯龙及途经的一些地方虽难以考证,但有一些地名还是有线索可寻的,如所经一地叫“勐帕勐焕”,可能就是勐焕,即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首府芒市。而如果肯定勐丽勐兰就是勐卯即瑞丽江一带的活,则苏卡法的父亲的迁徙路线就是从云南边境地区的瑞丽江一带迁向靠内的芒市一带。也只有是内迁,苏卡法的父亲才会遇到统治“勐提拉”或云南(不管这个云南是今天云南什么地方)的帕苗蓬,并遵其命留在艮生卯龙(大概也在云南境内)并娶了“云南王”帕苗蓬的妹妹,生下了这位最终率阿洪姆人西迁的昭龙苏卡法。因此,苏卡法的舅舅帕苗蓬统治的地方和他父亲辗转的地方以及苏卡法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应该都在今云南境内。

另有一份阿洪姆人的编年史记载说,苏卡法从艮生卯龙出发去印度时,经过了勐藩(Mong Phan)、勐卡勐雅、勐宛(Mong Wan)、勐腊(Mong Na)、勐底(Mong Ti),后来渡江到达云蒙(Wing Men)。值得注意的是,这份阿洪姆人的编年史中提到的一些地名在我国德宏傣族史籍中也有记载,据杨永生先生对德宏傣族文献《勐果占壁及勐卯诸王史》一书汉译本的注释,除前面已提及的勐卡勐雅就在今保山昌宁的柯街、大塘一带外,这里的勐宛即今陇川,勐腊在盈江,勐底在梁河,均在今天云南省德宏州境内。^{[11](P18)}而另有国外学者考证,苏卡法渡江后所抵达的云蒙则是今中緬

边境缅甸一侧的八莫一带。^{[12] (P259)} 如果是这样的话, 则这份阿洪姆人编年史中提到的其出发地艮生卯龙和其抵达云蒙之前所经的地方都应在今云南境内。

正是因为这些记载, 专门研究阿洪姆人历史的印度阿萨姆邦高哈提大学历史系的学者 J·N·普坎才断言: “阿洪姆人曾经占据着西抵伊洛瓦底江的今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一带地区。”^{[12] (P259)}

二

还有一名印度阿萨姆邦庭苏基亚学院的学者昭·诺玛尔·果果尔根据其收集到的另一部阿洪姆人史籍对阿洪姆人的早期历史进行研究后认为, 率领阿洪姆人西迁的这位昭龙苏卡法的舅舅帕苗蓬统治的地方叫勐卯龙 (Mong Mao-Lung), 苏卡法就出生在他母亲的娘家勐卯龙。并且, 由于其舅舅帕苗蓬无子, 苏卡法一生下来就过继给他的舅舅, 一直住在勐卯龙。本来他可以在勐卯龙继承王位, 但不巧他舅舅后来又老来得一子, 取名苏罕法 (Sukanpha), 苏卡法便失去了继位的资格, 于是便带着 9000 人西迁而去。^{[2] (P367)}

勐卯龙是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 在傣掸语中, “龙” (Lung) 是“大”的意思, 勐卯龙意为“大勐卯”。研究傣掸民族历史的英国学者 N·埃里亚斯认为, 勐卯龙就是今天的勐卯, 即瑞丽一带。^{[81] (P20)} 另一名英国学者斯科特则认为勐卯龙的中心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变动, 但总之均在南卯河 (瑞丽江) 沿岸。^{[3] (P204)} 我国学者也认为, 勐卯龙即勐卯。^[13] 此外, 在缅甸语中, 勐卯被称为“勐卯纪” (Maing Mao Ky), “纪”也是大的意思, 与傣掸语“勐卯龙”意思一样。因此, 可以认为, 勐卯龙就是勐卯, 或以勐卯为中心的那一带地区, 即今云南德宏州瑞丽一带。

另一位印度东北地区米佐拉姆邦政府学院的学者罗梅希·布拉哥哈因根据另一些阿洪姆人史籍的记载研究后也认为, 苏卡法在西迁之前是“勐卯的王子和勐密库林明 (Mung-Mit Kuplingdao) 的统治者”, ^{[14] (P358)} 也肯定了他与勐卯有关。

此外, 也有一些阿洪姆人的史籍中记载说, 率领阿洪姆人西迁的人不叫苏卡法, 而是一位叫“三隆法” (San bngpha) 或“三隆” (San long) 的人, 时间比苏卡法西迁的时间稍晚。史籍中说他受其兄苏罕法 (Sookanpha) 派遣西征, 得胜后本欲回国, 却因遭其兄嫉妒并欲加害, 故率众留在了印度云云。^{[15] (P114 115)}

巧的是, 我国德宏傣族的史籍也有类似的记载。例如, 有一部叫做《银云瑞雾的叻果占壁简史》的德

宏傣族的文献中也提到勐卯的国王“召弄思翰法”派其胞弟“混三弄”或“召混三弄”西征的事迹。该书记载说: 萨夏里 673 年 (公元 1310 年), 混依翰罕接受“萨玛达” (傣语, 意为“伟大的领袖”) 称号, 正式承袭勐卯王位, 并以猛虎曾跃过头顶而自号为“思翰法”, 又叫“召弄思翰法”。思翰法即位后, 与周围一些傣族部落结盟, 势力进一步强大, 遂以其胞弟混三弄为总兵‘庄色’, 大‘波勐’刀思云、刀怕洛、刀思翰盖等为大将, 前往征讨西方的勐卫萨丽。总兵元帅混三弄统帅大军长驱直入, 不久就抵达卫萨丽的首府。^{[11] (P41-48)} 最后, 迫使卫萨丽人投降议和, 议定每三年一贡, 并宣称向勐卯称臣, 永不反悔。^{[11] (P49)}

另一部叫做《嘿勐沽勐》或译为《勐卯古代诸王史》的德宏傣族文献也记载: “思翰法登上王位的第十二年 (按照该文献中前面的记载推算, 当为公元 1347 年), 勐卯王集结了数万军队。战象二千头, 命王弟三弄挂帅, 四大‘陶勐’随师参谋, 前往南鸠江以西各国兴师问罪。三弄带领大军, 从鸠宛出发, 经过双顺、戛写、直达罕底。经过三年的长途跋涉, 最后才回到孟养。大军所到之地势如破竹, 国国归附, 个个称臣纳贡。”^{[11] (P88)}

这两部德宏傣族的文献均提到勐卯王统治时期当地傣族西征之事, 勐卯王里的勐卯王思翰法或召弄思翰法就是我国汉文史籍中记载的元代割据一方的麓川首领“思可法”, 大概也就是阿洪姆人史籍中的“苏罕法”, 其弟“混三弄”或“召混三弄”或“三弄”大概也就是阿洪姆人史籍中提到的“三隆法”或“三隆” (“混”即傣语中的 Khun, “召”即 Chao, 均为傣族中王、王子、高级贵族等的尊号)。所不同的只是, “混三弄”或“召混三弄”西征后得知其兄勐卯王“召弄思翰法”欲陷害他时, 便饮毒酒自尽了, ^{[11] (P47-51, P83-84)} 而不是象阿洪姆人的史籍中说的是留在了印度。

而埃里亚斯在其《上缅甸及云南西部掸族历史概述》一书中引述的一个据说是流传于勐卯和缅甸勐拱地区的故事又说, 三隆法是勐卯王的兄弟, 他在其兄统治勐卯时率军征服了阿萨姆。约 4、5 年之后, 他的一位名叫昭卡法 (Chau-Ka-pha) 的亲戚成了这片新征服的土地上的第一位“索巴” (即“昭法”, 意为“王”, “索巴” <T saw bwa> 系缅甸掸语的发音)。^{[81] (P9)} 这里, 西征者是三隆法, 昭卡法 (苏卡法?) 则只是一位现成的王位继承者, 而不是亲自率兵西征者。

虽然阿洪姆人和傣掸人的史籍中提到的许多地名我们还无法搞清楚, 也无法肯定率领阿洪姆人先民西迁的首领到底是苏卡法还是三隆法 (或许在德宏傣族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西迁)? 但从这些文献中可以弄清的一些地名来看, 苏卡法或三隆法

或“混三弄”率众西迁时离开的故土都与勐卯及其周围地区、特别是与今云南保山和德宏州靠边境的昌宁、芒市、瑞丽、陇川、盈江、梁河一带地区有关。

阿洪姆人的先民是在什么时候迁到印度去的呢?许多学者根据阿洪姆人的史籍的记载推算后认为,苏卡法从云南西迁的时间是公元13世纪初。^{[17](P17)}而我国德宏傣族的文献《银云瑞雾的勐果占壁简史》中记载说勐卯王召弄思翰法派胞其弟混三弄或召混三弄西征的时间是萨夏历673年,即公元1310年。另外叫做《嘿勐沽勐》或者译为《勐卯古代诸王史》的德宏傣族文献则记载说西征的时间是思翰法登上王位的第12年。按照该文献中前面的记载推算,当为1347年。时间要更晚一些。^{[11](P83)}

根据阿洪姆人保留下来的编年史的记载,他们的先民辗转迁徙到今天的印度东北部地区以后,在今天的阿萨姆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 River)流域一带定居下来,并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叫做“勐顿孙罕”(Mong Dun Sun Kham,意为富饶和充满黄金的国家)的王国。^{[17](P17)}后来,当地的土著居民波多人(Bodos)把他们建立的这个勐顿孙罕王国称为“Ha Siam”。在波多人的语言中,“Ha”的意思是土地,“Siam”(有时也称为“Shan”)则是他们对所有傣泰民族的称呼(如今我国学者多把“Siam”译为“暹”,把“Shan”译为“掸”)。由于当地一些民族语言发音时音变的缘故,“Ha Siam”被发音为“Assam”,阿萨姆一词即由此而来。^{[18](P151)}

还有一种解释说,这些迁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傣族移民被当地人叫做Siam或Sam,但当地语言不习惯发S这个音,他们往往把S发音为H。要保留S这个发音,就必须在其前面加上一个辅音字母A,于是,就把Siam或Sam发音为Assam。这就是阿萨姆这个地名的由来。但是后来在一些民族的语言中,S音还是被H音所代替,于是,Assam被发音为Ahom,阿洪姆人现在这个族名就是由此得来的。^{[19](P19)}

总之,阿洪姆人这个名称或阿萨姆邦这个地名均与当地人把他们叫做“Siam”或“Sam”等有关。

三

大约在苏可法率众西迁250年后,在一位叫做苏洪蒙(Siu-Hom-Mong 1497-1539年在位)的国王统治时,“勐顿孙罕”王国的疆域进一步扩大。后来,一位叫做“苏生法”(Siu-Seng Pha 1603-1641年在位)的国王再次开疆拓土,使“勐顿孙罕”王国的疆域更加扩大。到17世纪下半叶时,整个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均为这

些被称为阿洪姆人的傣族移民后裔所统治。^{[14](P359)}

1838年,“勐顿孙罕-阿洪姆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被英国人废黜后,这个由云南傣族迁入印度后所建的延续了600多年的王国才告灭亡。因此,印度学者罗梅希·布拉哥哈因认为:“事实上,阿萨姆邦中世纪早期的政治史是属于阿洪姆人的。阿洪姆王国的出现使印度东北部的整个历史发生了极大的改变。”^{[14](P359)}另一位印度学者J.N.普坎则称:“印度东北部的中世纪史就是阿洪姆人的历史。”^{[12](P258)}

这些迁入印度东北部地区的云南傣族——阿洪姆人在早期还一度保留着他们从云南带去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及文化习俗。例如,阿洪姆人保留下来的许多史籍“布兰吉”中都提到,他们早期在当地建立的国家“勐顿孙罕”的国王均称“昭”(Chao)或“昭法”(Chao-pha),“昭”或“昭法”之下有各级官员,称呼有“邦勐”(Phrang-Mong)、“叨勐”(Thao-Mong)、“叨”(Thao)、“录令”(Ru-Ring)、“录百”(Ru-Pak)、“录少”(Ru-Sao)、“普坎”(Phu-Kan)、“普克”(Phu-Ke)、“普津勐”(Phu-Kin-Mong)、“纽勐”(Niu-Mong)等等。^{[12](P261)}

据阿洪姆人的编年史记载,在“勐顿孙罕”国,所有16-50岁的强壮男子都必须为国家服劳役,这些服劳役的人被通称为“派”(Pak)。“派”每4人为一组,轮流服役,即每人为期3个月。每5个4人小组共20人设一名官员“录少”(意为20人首领),5名“录少”及其所辖的“派”共100人又设一名“录百”(意为百夫长)管辖,10名“录百”及其所辖的“派”共1000人设一名“录令”(意为千夫长)管辖。所有“派”及各级官员又均隶属于国王“昭法”。“派”可分得份地,但土地所有权仍属于“昭法”。战争期间,“派”还必须从军。^{[12](P261)}

在有关云南德宏一带的傣族的历史资料中也有这种制度和相似称谓的记载。如明代钱古训著的《百夷传》在记载麓川(即勐卯一带)思伦发(又写作思仑发)统治时期的情况时就提到:“其下称思仑发曰‘昭’,犹中国称君主也。……其属则置‘叨孟’以总统政事,兼领军民。‘昭录’领万余人,‘昭纲’领千余人,‘昭伯’领百人,领一伍者为‘昭哈斯’,领一什者为‘昭准’,皆属于‘叨勐’。又有‘昭录令’,遇有征调,亦与‘叨勐’统军以行。”

《百夷传》还载,当时这一带傣族“无军民之分,聚则为军,散则为民,遇有战斗,每三人或五人出军一名,择其壮者为正军。……余人荷所供。”又“大小各有份地,任其徭赋。”

因此,阿洪姆人史籍中记载的他们早期的政治制

度和国王及大小官职及农奴“派”等称谓,无疑是从云南带去的。

在阿洪姆人的编年史中,早期的国王除了称“昭”或“昭法”外,有时也被称为“Khun”或“Wong”。^{[12](P261)}过去,人们不清楚这两个称谓的含意,多将“Khun”音译为“混”或“坤”,将“Wong”音译为“旺”。如我国德宏傣族史籍《勐果占壁及勐卯古代诸王史》汉译本的译者所译的从勐卯率军西征的“混三弄”或“召混三弄”这名字中的“混”即是“Khun”的音译,其实,“Khun”即是汉语“君”的古音,“Wong”即是“王”,这两个词均来自汉语。这说明阿洪姆人同云南傣族一样,对统治者的称谓中除了本族语言“昭”或“昭法”以外,均借用了汉语称谓。

此外,阿洪姆人保留下来的所有编年史都使用天干地支纪年法,十天干依次称为 Kap, Dap, Rai Mong, P'ek, Kat Khut Rung, Tao, Ka 十二地支依次为 Teo, P'ho, Ngi Mao, Si Cheo, Si Nga Mut, Sam, Rao, Mit, Ke。^{[12](P262)}这种纪年法及天干地支的称谓也与云南傣族使用的相似,^{[11](P53)}也都是受汉文化影响之故。

阿洪姆人进入印度之前即以水稻种植为主,因此,进入印度东北部地区后,他们也主要选择低地居住,开垦了许多稻田,修建了完善的水利系统。同时,他们还把单牛驾犁技术传入了印度东北部地区。^{[12](P262)}

虽然据学者研究,佛教可能在公元 7—8 世纪时可能就已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流传。^{[21](P262)}但据明代的《百夷传》记载,公元 14 世纪下半叶时,德宏一带的傣族还“不祀先,不奉佛,亦无僧道。”而阿洪姆人的史籍中却记载说阿洪姆人早期是信佛教的,因此,不知他们是在西迁后才接受了佛教信仰?还是他们在云南接受了佛教以后才西迁的?如果是后者,则其西迁的时间还要晚一些。

早期迁入印度的“阿洪姆人”人数到底有多少?目前很难考证。根据他们自己的编年史记载,苏卡法王率众西迁时只是 9000 人左右。进入印度东北部地区并征服了当地一些民族后,为了有效地统治当地人,他们逐渐开始吸收一些当地上层人物进入统治机构。同时,还通过联姻的方式与当地一些民族上层人物建立友好关系,其人数恐怕也通过融合外族而增加了。今天印度阿洪姆人的人数到底有多少?目前也还没有可靠的统计。据印度学者 M·N·普坎的研究,1872 年时,阿洪姆人的人数有 15 万多;到 1901 年时,其人数已经增长到 17.8 万多;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下半叶时,阿洪姆人的人数已经达到 100 万人左右。^{[21](P246)}

阿洪姆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当地印度文化的?目前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他们接受当地文化

的年代可以追溯到 13 世纪末 14 世纪初,据说当时的一位名叫苏当法 (Sudangpha 1398-1407) 年在位) 的国王即被人们称为巴牟尼·孔瓦尔 (Bamuni Konwar), 并说这位国王在加冕时采用了印度教的仪式。^{[14](P363)}到 16 世纪上半叶即苏洪蒙王统治时,他除了称“迪兴吉亚·罗阁”(Dihingia Raja) 之外,还用印度教的“斯瓦尔加纳拉衍那”(Swarganarayana—天神) 这个称号代替了传统的“昭法”这个称号。此后,阿洪姆人的国王都用印度教的头衔来作为自己的称号。^{[14](P363)}还有人统计后认为,从苏卡法到苏宾法 (Si-Pin-Pha) 的前 13 位阿洪姆王国的国王中,除了苏当法 (公元 1397-1407 年在位) 以外,其余 12 位国王在阿洪姆人的史籍中都只有傣族名字,从苏宾法之后的苏洪蒙到苏廷法 (1497-1648 年) 这 6 位国王,才开始有了印度名字。^{[22](P187)}与此同时,原“昭法”称谓下的各级官吏的傣族称谓也逐渐被“布拉哥哈因”(Buragohain)、“巴尔哥哈因”(Bargohain)、“巴帕特拉·哥哈因”(Barpatra Gohain) 以及“拉吉科瓦斯”(Rajkhowas)、“巴鲁阿”(Barua)、“哈扎利卡”(Hazarikka)、“塞基亚”(Sakia)、“博拉”(Bora) 等带有印度色彩的头衔所取代。^{[23](P154)}他们还逐渐接受了当地的阿萨姆语。大约从 16 世纪起,阿洪姆人开始用阿萨姆文字来编纂他们的编年史。^{[24](P183)}大概也正是这个时期,他们建立的这个在早期史籍中被称为“勐顿孙罕”的国家也逐渐被人称为“阿洪姆王国”。

在接受了当地的宗教和文化之后,阿洪姆人早期的文化也并没有完全消失。例如,到“勐顿孙罕—阿洪姆王国”后期,国王们的称谓中仍还保留着傣族的名称,如被认为是正式接受了印度教的阿洪姆人国王“普拉塔普·辛格”(Pratap Singha 1603-1641 年在位) 在史籍中有时仍被称为“苏生法”(Susenpha)。有时,国王头衔中甚至同时出现傣族名称和印度名称,如“普拉塔普·辛格”之后的一位国王的称号是“苏檀腊·贾亚达瓦吉·辛格”(Sutam laJayadhwaj Singha 1648-1663 年在位),这个称号中的“苏檀腊”无疑还是傣族称谓。其后另一位国王的称号“苏力法·拉腊·罗阁”(Sulikpha Lara Raja 1679-1681 年在位) 中的“苏力法”无疑也是傣族称号。“苏力法”的继承者的称号是“加达达尔·辛格”(Gadadhar Singha 1681-1696 年在位),史籍中有时又以傣族称谓“苏普法”(Suputpha) 来称他。另一位于 1696-1741 年在位的国王“鲁德拉·辛格”(Rudra Singha) 又叫“苏康法”(Sukhrangpha)。^{[25](P11-15)}相当多的阿洪姆人在改宗印度教之后,仍还保留着他们早期的宗教,并在自己的宗教中继续使用他们最初的语言,直到阿洪姆人在

阿萨姆的统治结束时,佛教僧侣在阿洪姆人中仍享有很高的地位。^{[25] (P15)}

据阿洪姆人自己的史籍记载,他们迁入印度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同他们的故土勐卯保持着联系,并不时派使者去勐卯朝贡。^{[12] (P263)}因此,印度学者 J. N. 普坎认为:“阿洪姆人可称为连接印度东北部地区与云南的历史环链。”^{[12] (P258)}

参考文献:

[1] 何平. 移居印度的云南傣族——阿洪姆人 [J]. 世界民族, 1999 (1); 何平. 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9.

[2] Chao Nam al Gogoi 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Assam Based on Ahom Buranjis [C].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Kumm ing 1990.

[3] J. G. Scott & J. P. Hardin. Gazetteer of Upper Burma and the Shan States [M] Part I Vol I Rangoon, 1900.

[4] J. N. Phukan. The Ahoms The Early Tai of Assam and Their Historical Relations with Yunnan [C].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Kumm ing 1990.

[5] Padmeswar Gogoi The Tai and the Tai Kingdoms [M]. Gauhati 1968.

[6] Chao Pouspa Gogoi Tai Literature of North East Indias [C].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Kumm ing 1990. Chao Nam al Gogoi 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Assam Based on Ahom Buranjis [C].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Kumm ing 1990.

[7] 方国瑜. 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58.

[8] N. Elias. Introductory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Shans in Upper Burma and Western Yunnan [M]. Calcutta 1876.

[9] Sao Saimong Mangrai The Shan States and the British Annexation [M]. Cornell University, 1967.

[10] M is Ye Hom Buragohain. King Sukapha and His Journey to Assam: The Manuscript Evidence [C].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Canberra 1987.

[11] 召帕雅坦玛铁·卡章戛著, 龚肃政译, 杨永生整理注释. 勐果占壁及勐卯古代诸王史 [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8.

社, 1988.

[12] J. N. Phukan. The Ahoms The Early Tai of Assam and Their Historical Relations with Yunnan [C].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Vol III Kumm ing 1990.

[13] 黄惠焜. 掸傣古国考 [J]. 东南亚, 1985 (3).

[14] Romesh Buragohain. The Tais in Northeast India—A Look into the Factors and Processes of Tai-Ahom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Medieval Assam 1228- 1250 [C]. Proceedings of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Kumm ing 1990.

[15] R. Boileau Pemberton. Report on the Eastern Frontier of British India [M]. Calcutta 1835.

[16] Chaw Nagen Hazarika We Revive We Survive [M]. India Prion.

[17] Ye Hom Buragohain. King Sukapha and His Journey to Assam: The Manuscript Evidence [C].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Canberra 1987.

[18]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Studies. Sources of History of India [M]. Calcutta 1897.

[19] (泰) 黎道纲中译打印稿 (藏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资料室). (泰) 集·蒲米萨: 暹泰佬孔各族名称考 [M]. [泰] Duang Kamol 出版社, 1976.

[20] 曹成章. 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21] M. N. Phookan. Minorities Early Migrants and Late Migrants—Their Problems and Prospects [C].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Canberra 1987.

[22] Lipi Ghosh. Tai-Ahom Historical Linkages Notions of Shared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Indian Interaction into Chinese & Southeast Asian Panorama [C].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Asian Development A View From South Asia, edited and compiled by Reena Marwah, New Delhi 2004.

[23] Suryya Kumar Bhuya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ssam [M]. Assam, 1965.

[24] 朱昌利. 阿霍姆王国-泰族中世纪在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建立的一个国家 [A]. 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 南亚土地关系和民族 [Z]. 1983.

[25] Bijay Bhushan Hazarika. Political Life in Assam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M]. India 1987.

[责任编辑: 王国平]

southwards movement.

Key Words Ancient scriptures; Thai ancestors; Yunnan

(14) **“Seeing in the facetism mountain ranges from side peaks”: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Hmannan yazaw in Daw Gyi* from Cultural Perspective** *JIANG Yong-ren* • 67•

Abstract From cultural perspective *Hmannan yazaw in Daw Gyi* recorded and described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nayana Buddhism and culture in Myanmar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intercourse between Myanmar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is book can never be overrated for it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 Myanmar.

Key Words *Hmannan yazaw in Daw Gyi*; Culture; Development

(15) **The Temperament of Oriental Civilisation and the Spirit of Sino-Indian Studies—A Discussion on the Purpose and Mission of “Chindian Studies”** *Tan Chung* • 72•

Abstract The “Chindian Studies” (Sino-Indian Studies) is founded upon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uniqu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which is “created by heaven” as described by Ji Xianlin. In-depth study on how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brought great changes to China, will make this part of the history into a model of “geo-civilisation paradigm”, and would guid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

Key words Oriental Civilisation; Sino-Indian studies; Sino-Ind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Geo-civilisation paradigm

(16) **Ahom: A Descendant Group of Dai Immigrants to India and Thei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HE Ping* • 79•

Abstract The Ancestor of Ahom or Ahom-Tai in the Northeast India today is the Dai groups who came from Dehong of Yunnan, southwest China to the Northeast India from 13th century onwards. After settling in today's Northeast India they established a kingdom called “Mueng Tun Sun Khan” and controlled the whole area. Their descendants are called Ahom there. They, however, gradually accepted the Hinduism and the native language and their culture greatly changed while they dominated the Northeast India.

Key Words India; Dai Descendant Group; Ahom;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17) **A Study on Singapore's Ethnic Policy: Multiplicity, Equality and Harmony** *BI Shi-hong* • 85•

Abstract By using the empirical study method, this article has made an analysis on Singapore's multiplex, equal and harmonious ethnic policy.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Singapore made success in the following fields: provides equal rights for all its social members by strengthening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sponsors equal chances for all its citizens through national interference; promotes ethnic harmony by obliterating ethnic impediments; offers all its people equal opportunity to share the achievement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by maturing its social distribution mechanism; maintains ethnic harmon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y controlling public remarks which may have negative impact on ethnic and religious relations.

Key Words Singapore; Ethnic policy; Multiplicity; Equality; Harmony.